

铁岭文史资料汇编

第三辑

（内部发行）

政协铁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铁岭文史资料汇编

第三辑

(内部发行)

政协铁岭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张兴达 陈永和 杜松

张福海 曹泰东 许君伟

吴润令 冯玉贤

目 录

辛亥革命时期铁岭的二三事·····	张 冠 (1)
我的流亡生活片断·····	方兆云 (5)
日本侵略者在铁岭·····	赵 儒 (11)
刘国安被害祸及全家	
——记日寇安东教育惨案罪状之二·····	沧 石 (30)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铁岭抗日义勇军·····	赵 儒 (36)
抗日“小放牛”调·····	吴润令 (46)
解放战争时期铁岭县委培训干部情况·····	赵 儒 (47)
宋坤同志谈特务第五团创建情况·····	赵 儒 (52)
战斗在敌人后方	
——沈铁抚联合县三年游击战散记·····	程 序 (54)
苏简县长二三事·····	赵 儒 (60)
彭龙飞将军战地重游忆当年·····	张 冠 (63)
张静超传略·····	张 冠 (72)
记解放战争时期的刘希文同志·····	张 冠 (77)
战斗在故乡的土地上	
——记原沈铁抚联合县县长苏简同志·····	张 冠 (82)
解放初期的铁岭公粮仓库·····	任殿俊 (90)
铁岭油坊考略·····	任殿俊 (92)
清代著名曲艺作家韩小窗·····	吴润令 (95)
一支寄情深切的校歌·····	张福海 (97)
近代铁岭民间剪纸概说·····	吴润令 (100)
铁岭古迹考略三则·····	刘兴志 (102)

方永蒸年表	方兆云(111)
忆父亲的一生	冯国成(118)

辛亥革命时期

铁岭的二三事

张冠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同盟会积极在国内各省和海外华侨中发展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国内还联合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条件。

满清王朝末年的铁岭，同全国一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化，在人民群众中到处蕴育着愤懑情绪和革命的火种。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在铁岭城内出现了“措危激之词”、

“倡言抵制日货”的革命传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侵略①。满清反动当局竟然死心塌地的充当帝国主义走狗，严令禁止散发抵制日货的传单，声称对违者要“查获即照例惩办”。②

一九一一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先后宣告独立，满清王朝的反动封建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篇章。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辽宁后，人民群众受到了很大鼓舞。满清封建王朝的走狗、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之流十分恐

恨，密谋率兵进关“勤王”。为了打击顽固派的“勤王”阴谋，奉天省（今辽宁省）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配合武昌起义，分别在辽阳、庄河、复州、开原、铁岭等地发动武装起义，革命起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奉天省全境。③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革命党人就在八面城组织了义军，声言“趋昌图、铁岭、开原，以达奉天”。④使顽固派赵尔巽之流惶惶不可终日，命令属下昼夜加强防备，并急忙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饬调蒙古马队“往剿”，由科左后旗博王爷阿穆尔灵圭带领，还签署了“发给新式快枪五百支，随带子弹五十万颗，以应急需。”的命令，⑤由此可见，顽固派是多么惧怕和仇视革命。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六日（旧历辛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夜间零点，以徐洛秀、徐麟瑞、徐剑秋、李实钧等人为首的民军突在铁岭起事，带众人冲入城内攻打县署。⑥⑦刹时间，铁岭城“四门火起，炸弹遍地”，战火映红了城内街巷，喊杀声四起。四、五百名民军不畏枪林弹雨，勇敢冲锋，先攻南北门，继攻衙署。铁岭县知县高士英和警长赵宗贵带警兵百余人负隅顽抗，双方巷战一夜，高士英等人在民军的猛烈进攻下，弃城出走，狼狈逃窜。二月十七日，民军占领铁岭县城。此战，民军牺牲和负伤者共达十余人。在民军进攻铁岭县城前，铁岭县河防军陈管带慑于民军的力量，带领所部向民军首领张叙古投降。⑧民军得胜后在铁岭县城驻扎了四天。二月十九日，民军接管了铁岭县城税局，没收了税款七千六百七十八元，以供军用。二月二十一日，民军撤离了铁岭县城。⑨

民军在铁岭城内发动的武装起义，使反动当局惊恐万状，坐立不安。消息很快传遍了各地，袁世凯和吉林民政使

韩国钧等人，闻讯感到十分震惊。⑩⑪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民军首领孙精一带领七十余人，由二台子出发，沿途捐枪，进入铁岭县境内朱民屯。奉天府北路区警兵“追剿”民军，跟踪而至。孙精一等民军发觉后向懿路撤退，当天晚上八点钟，在湾道河子宿营。二月二十五日，当孙精一等民军行至铁岭县境内魏家冲时，遭到奉天府北路区警兵和铁岭巡防兵队的夹击。孙精一等人开枪阻击追兵，双方激烈交火，一时枪声大作。战斗中，民军有多人负伤，巡警一人被击伤，巡警的坐马一匹被击毙。由于警兵的火力凶猛，民军被迫边打边撤，退到了铁岭县界大回屯。巡警和巡防兵队又跟踪追至大回屯，双方开枪相持了五分钟，民军退奔小回屯。在小回屯东山，民军被敌人包围。民军被迫再次迎战敌人，双方对峙枪战十多分钟。由于敌众我寡，以孙精一为首的民军十余人，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民军余众经过拼死战斗，方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突围出去，民军的“中华民国辽东东路司令官印”和旗帜与“告示三纸”等均落入敌手。⑫

对革命党人的起义，反动当局始终是仇视的。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下令所属，对“铁岭、开原等处”的民军“即以向来对待胡匪之法对待之，”“遇有匪徒入境扰乱地方，”“应即痛加剿捕。”⑬⑭但是，不管反动当局多么处心积虑地镇压革命，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滚滚洪流，挽救不了满清封建王朝的覆灭命运。

革命党人在铁岭境内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当局的统治，对促进奉天全省革命形势的发展，粉碎满清朝廷“东归故土”的美梦，牵制反

动当局带兵进关“勤王”，无疑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附：资料来源注释

①②见辽宁省档案馆藏兴京县公署宣统元年旧历十一月十三日档案

③ 见《辛亥革命在辽宁》第82页

④⑤见奉天行省公署宣统三年旧历十一月三十日档案

⑥⑨见奉天省公署1912年2月23日档案

⑦ 见奉天交涉司1912年2月15日档案

⑧⑩见奉天交涉司1912年2月17日档案

⑪ 见奉天交涉司1912年2月24日档案

⑫ 见奉天省公署1912年3月8日档案

⑬ 见沈阳县公署1912年2月27日档案

⑭ 见奉天交涉司1912年2月28日档案

我的流亡生活片断

方兆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京津各大学开始放暑假，我由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回到北平家里，计划在家住上一周，便返回学校参加学校举办的讲习班，正当准备返校时，突然芦沟桥的炮声响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进攻华北，天津被炸，学校炸毁。这意外的突变勾起我对“九·一八”沈阳事变的回忆，真是“旧伤未愈新伤又来”。

一九三一年我在沈阳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初中一年级读书，住校。九月十八日夜半人静时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将我们全室同学从梦中惊醒，楼房震颤，玻璃震碎，有的同学吓哭了，喊爹叫娘，有的躲入床下。正在六神无主万分紧张之时，校长林日暄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他衣未扣好，鞋未提上，大声的嘱大家安静，不要乱喊乱跑，弄清情况后再作安排，同学们熬到东方拂晓，登楼一望，呀！城墙上膏药旗，高射炮，荷枪持械的日本兵……这一切把我们惊呆了！

校门口九架机关枪，枪口向里。八点钟紧急集合，校长以极其沉痛的声音说：“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做了亡国奴了！”话音未落，全校师生放声痛哭，接着校长泣不成声的说：“日本兵占领了沈阳城，我们的官兵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们（指日军）要占领我们的校舍做兵营，我们是女校，

我不能轻易应允，几番交涉，限三日内全部腾出，三天内我还可以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三天后我连自己的生命也保障不了，你们尽快的有家回家，有亲的投亲吧！”啊！青天霹雷，我们就这样没打一枪，没放一炮，做了国破家亡的人了，我的心凉透了！

曾几何时，血迹未干，敌人又大举进攻华北，对于我这饱尝国破家亡的人，往事历历，犹如昨日，下定决心，不做亡国奴。

父亲随师范大学南迁了，来信嘱我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母亲在“九·一八”事变后，饱经风险，同意我离开北平。就这样，告别了从未离开过的母亲和弟妹们，于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只身离家。

前门火车站上，人虽多，都鸦雀无声，人们默默地排队，队长如龙，日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枪，巡逻着，发现稍有点乱，马上过来拳打脚踢，枪把乱捅。每个人都要经过翻箱倒柜搜身检查才能上车。以前京津火车行程两小时，如今早八点开车，一路上停车无数次，让侵略者的军车源源无阻的开进来，晚八点才到天津，行程十二小时。

从天津乘太古轮船（英国的）去山东烟台。

烟台原设有“平津流亡学生会”，接待平津流亡学生，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它撤销了。所有流亡学生徒步去青岛，能走的都走了，没人过问的病号，一日三餐无着落，更谈不到治病了。我们人地两生一筹莫展，忽想到父亲曾函嘱到烟台有困难时可找烟台中学庄校长，便真的去找他，并把个人的现状和因病未能随队去青岛的流亡学生现状介绍给庄校长，万分感谢这位教育家、慈祥的老者，经他奔走呼吁，

给苦难学生捐款六十余元（那时法币还值钱），又替我们三人解决了去潍县的交通问题。从潍县乘火车到济南。

济南是军阀韩复榘的势力范围，办有短期军训班，为时四周，我们认为训练时间太短，学不到什么，敌机每天来骚扰，日日不得安宁，便决定离开济南去南京。

济南火车站上，人山人海，站内站外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携儿带女，扶老携幼，在站内外就地食宿，密密麻麻，无下脚处，儿啼娘叫，状况凄凄，有的全家入露宿站外月余，仍不能解决离去问题，只好煎熬着忍受风吹日晒雨淋之苦。

事也凑巧，遇见了东北大学的同学萧君，他是济南车站的副站长，在他的帮助下，当天夜里十二点，登上一个车厢。铁道上停着分散的车厢，午夜两点，分散的车厢一个一个的连接上，火车头不鸣汽笛，无声无息的开走了。车行中途，遭到敌机轰炸，车被迫停下，人们纷纷跳出车厢四散躲藏，幸无伤亡。

十月三日清晨抵南京，正值下雨，询问了平津流亡学生会地址，途中又逢敌机空袭，待警报解除到达时，已是晚六点了。住处刚安排好，行李尚未解开，上级指示下来了：平津流亡学生会即日解散，现有学生一律登记，有两个出路，一、由公家给车、路费，有家的回家，有亲的投亲。二、参加战地服务训练班。我们是有家难归，刚刚逃出虎口，不远千里投奔抗日阵线，岂能中途而废，便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后一方案，十月四日一早便被送到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受训去了。

战地服务训练班，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班主任是

黄仲翔。大队长是李炳昌，女生队指导员是李荫贞，其余的记不清了。

我开始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了。女生队编为一个中队，分三个小队，我被指定为小队长之一，课程分内堂外堂，内堂是军事理论课，外堂是军事操练，虽然艰苦，为抗击侵略者，苦也为乐。

这时我给在陕西临时大学任教的父亲写信，告诉他我已参加了抗战的军事训练班，不去西安读书了。一向主张“读书不忘救国”的父亲，给我回信了，完全支持我的爱国行动，鼓励我学好军事课程，练好杀敌本领，为抗击入侵的敌人，为收复国土而献身。

敌机不断的来空袭，常在操练时被迫跑警报，一口气跑到郊外躲避。敌机空袭日益频繁，有时采取波浪式的，刚解除警报马上又发警报，日无宁时，各行各业不能正常工作，陷于停顿。南京已成为一个紧张、恐怖的城市，时时受威胁，天天遭轰炸，我们的同胞在惊慌混乱中，愤怒地过着痛苦的生活，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喝不上一口水，残忍的敌人，令人咬牙切齿。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个难忘的日子，那天夜半，被一阵紧急集合号声从熟睡中惊醒，以为是夜间训练，迅速整装站队，不料队长说：“情况紧急，马上撤退”，每人分给两个馒头，悄悄地离开了南京，乘船到芜湖，停一周，开始徒步行军，日行60里、80里，走走停停，最高行程一日120里。脚板上磨出了泡，一个、二个、无数个，一瘸一拐，互相搀扶，彼此鼓励，日行夜宿，茅屋破庙，都是宿营地。一路上，放眼四望，田园荒芜，满目创伤，蓬头垢面，

衣不蔽体的苦难同胞，迈着艰难的步伐，流落他乡，敌人给我们造成的苦难无尽无休。

十二月初到达江西景德镇全国著名的瓷器生产地，这时也因烽火连天，产销停滞。我们住在河岸的破庙里，里边停着未下葬的棺木，人鬼同室，室内无灯，不禁悚然。

训练班限于经费，限于校舍、场地，停办了。现有学员，男的一律上前线，女的在后方护理伤员，大家服从分配，各奔岗位。

这时江苏、浙江一带逃亡出来的男女老少同胞，散居在武汉三镇各个较大商店里需要调查了解，统筹安排，于是我被调往汉口，做调查难民工作，一组二人，到收容难民的商店里，调查难民人数，了解他们生活情况，协助解决现存问题，大多数商店，对难民招待较好，一日三餐吃饱吃好，对难民处境表示同情，个别的冷眼相待，认为负担太重，希望尽量将难民迁出，我们将情况报告，尚未及听到下文，便被调往另一工作岗位，到第十一难民子弟学校做义务教员。

在教学中，了解学生们情况：他们大多数是在南京沦陷前后随着家人仓惶出逃的，在逃亡的路上，上有敌机轰炸，后有敌人机枪扫射，渡江时，有的用木盆，有的用床板，也有抱一根木头的，谁也顾不上谁，这样一家人就分散了，学生中不少是失去亲人，孤零零一人住在难民营里的。

一九三八年夏天，武汉也吃紧了，加快疏散人口。八月里，这批江浙一带逃亡出的孩子，又被送往安全地带，从此再无消息。

敌机每天轮番轰炸，每次轰炸也有伤亡与破坏，日夜不得安宁，夜里和衣而卧，不敢入睡，白天要坚持工作，争分

夺秒。不久前方传来我的中学同学程君战死疆场，为国牺牲的消息，隔不久又传来另一同学在抢救伤员时，敌机轰炸，炸断了她左手的不幸消息，我自己也几次在敌机轰炸下险遭丧生。

几十年多少往事，随着时光的流逝遗忘了，唯有这两次国破家亡，敌人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惨痛创伤永生难忘。

日本侵略者在铁岭

赵 儒

日本帝国主义依仗美帝的支持，于一九〇四年在东北发动日俄战争。一九〇五年九月，日本取得了胜利。战后由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沙俄承认朝鲜为日本保护国；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沙俄将从中国攫取的旅顺、大连及其附属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同时还将沙俄霸占的长春至大连间的铁路及附属权益无偿让给日本。这样，日俄重新宰割了中国东北。根据这个分赃条约，日本又强迫清政府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并允许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吉林、齐齐哈尔、满洲里等十六个城市为商埠地，作为日本殖民主义者通商和居住之地。从此，铁岭县就陷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和压迫之下。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把我国辽东半岛改成“关东洲”，设立殖民地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作为侵略东北的一个据点。一九〇六年末，日本以经营南满铁路为名，在大连设立了“南满洲铁道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此后，日本以“保护”铁路和日本侨民为借口，将其侵略军于一九一五年正式命名为“关东军”，从而使满铁、关东军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两个反动工具。“满铁”以“附属

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霸占大片土地。奴役中国人民，行使行政、司法，征税、警察等权，成为中国人民头上的“太上皇”。

“关东军”分别驻在旅顺、辽阳、沈阳、铁岭、鞍山、大石桥、海城、公主岭等重要城市。

一九〇五年三月十六日，日本军占领铁岭县城。帝俄所侵占的铁路附属地及一切建筑均为日本接管。至此，日本控制的附属地成为日本在铁岭的“国中之国”了。

附属地是属于铁岭的土地，是帝国主义争夺在铁岭境内的铁路所有权而出现的产物。

铁岭的附属地起源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伯力条约》、《哈巴罗夫斯克条约》后，帝俄取得东清铁路支线的筑路权，开始敷设哈尔滨到旅顺口口的铁路。一九〇〇年通车。沿铁路以车站为中心强占了大片土地，而产生附属地。铁岭通车后，俄国兵营，东清银行分行，警察署等相继建立，日军占领铁岭后接管了沙俄的铁路及附属地，为日本附属地。

一九〇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日清条约签字，铁岭正式开放为全国通商市场。日本人来铁岭者激增，西门外一带成为日本人聚居之地，西大街改为日本街名，称为元町，并变为日本化居留民之地。所谓居留民地是指当时日本人与中国人杂居并互相通商地带。

附属地街道以铁岭车站为中心，车站以东从车站向北为桥立町，（今站前街）。其次为官岛町，（今光荣街），再次松岛町，（今工人街）。这三条主要街道连接北五条通（今南马路），直通城内。从松岛町往北今工人街北头敷岛町的北部与元町

(今西大街)之间为日本居留民地,这一带中、日两国人杂居,附属地内不准中国人居住,从中央通往南沿松岛町,南伸为花园町(今工人街南头)至郊区均为附属地。此外铁西也有部分土地划为附属地,但街道建设、工商业很少,大部分为农场田地。一九二九年附属地总面积为六百二十九万二千二十八米坪。其中,铁道用地一百一十九万七千七百十五米坪,广货付地四万〇九百九十一米坪,军用地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六百五十七米坪,杂地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二十米坪,耕地二百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九米坪,一般货付地二十八万六千七百四十三米坪,社用及公用二十四万四千七百八十六米坪,基地九万九千六百八十米坪,道路敷地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四米坪。附属地城区及日本农场所所有行政权均属日本驻铁岭领事馆,中国在这一地区不能行使主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日治外法权废除,附属地行政权在形式上移交伪满洲国,而实际铁岭仍是日本的附属地。

附属地最兴旺时期,是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胜利后的几年,当时铁岭居住的日本人超过一万人。日本各业在铁岭纷纷建立分号,盛极一时,如三井物产、日本棉花、岩尾、八本、铁木商店等大商店均设分支店。后来由于日本开发满蒙计划改变,沈阳成为日本人的经济中心,铁岭商业日趋萧条,工厂倒闭,到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在铁岭的日本人降到三千人左右。一九三八年在铁岭的日本人为三千二百七十八人。

随着日本的军事侵略,经济侵略也接踵而来,附属地工商业日益发展。开始以城内鼓楼为中心,有日本人开设的日华银行和几家日商,还有一个日本警察署铁岭城内出張所,